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三

遊覽

泗州基運山小記 蔣德璟

泗州與盱眙縣夾淮而居相距五里許度浮橋從州城外沿淮北行十里渡小河即基運山也山一片皆漫土嘉靖中始改稱基運云易輿以馬入御碑亭佳氣蔥鬱古柏萬株數百步為紅門旁即祠祭署也世襲奉祀朱

自讓來迎引入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殿前暨石闕四石獸十六石馬六內臣控馬二朝臣十四殿內三黃幄置神座德祖玄皇帝后居中南向即高皇帝高祖也懿祖恒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居西東向其陵寢神宮御器一如孝陵及天壽制殿門後即熙祖陵所稱萬壽山者也高皇以世湮遠不輕祖故斷以德祖為肇基而德懿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于熙陵寢殿行望祭焉龍脉西自汴梁由宿虹至雙兩淮鎮起伏萬狀為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亥龍入首坐癸向丁

一大坂土也殿則子午陵前地平壠類百丈皆高數尺繞身九曲水入懷從御橋東出與小河會又前為汴河其左為浚河為二陳溝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皆從西來繞陵後東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帶皆逆水也又前即盱眙縣治米芾所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然峰巒橫亘八九與陵正對即面前案山又前二百餘里為大江而陵後則明堂九曲水遠玄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汴湖又後二百里為黃河又數百里為泰山大約五百里之內北戒帶河南戒襟江而十餘里明堂前

後復有淮泗汴河諸水環遶南東北惟龍自西來稍高  
耳陵左肩十里為掛劍臺又左為洪澤湖又左為龜山  
即禹鎖支祁處又左為老子山自老子山北至清河縣  
即淮黃交匯處也陵右肩六十里為影塔湖為九岡十  
八窪又右為柳山為朱山即汴梁虹宿來龍千里結穴  
真帝王萬年吉壤縣令孫徵奎云大水時殿前可一尺  
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築堤稍斜  
射而東一帶人家蔽塞崇山似于明堂為碍耳午飯祠  
祭署朱君所因與瓏禧酌數處而歸謹按圖說稱熙祖

世為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  
挈家渡淮至泗州見其風土醇厚居為泗人會社常推  
為祭酒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卧屋後楊家墩下墩有  
窩遇二道士過指卧處曰若葬此必出天子其徒曰  
何也曰若以枯枝試之必生葉亟呼熙祖起祖故熟睡  
道士乃揮枯枝去十日後熙祖侵晨往馳果生葉因拔  
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來心異之見熙祖在旁因  
指之曰必此人易去遂語祖曰若有福沒葬此當出天  
子語訖忽不見元致和二年丁卯夏熙祖沒因葬焉南

封土即自成墳仁祖年四十六冬十二月携南<sub>昌</sub>盱眙臨淮  
三王及曹國長公主遷于鍾離東鄉至盱眙之木場里  
淳皇后見一異人修髯奇貌黃冠朱衣象簡授白藥  
一丸神光燿<sub>上</sub>使吞之遂孕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八  
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造戊辰壬戌丁丑丁未也遡葬期  
甫歲餘耳將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朱氏火及  
至無有也舍傍故有二卽廟時聞空中語亟徙去至  
曉果徙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淳皇后抱浴地嘆  
曰家負之襁褓具奈何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衣之今傳

為紅羅障其生處常見五色王氣世名明光山有紅  
廟在焉廟在盱眙縣靈跡鄉距縣一百二十里及高皇帝  
龍飛定鼎金陵追尊四代已建仁祖淳皇帝陵于鳳陽  
因命皇太子至濠泗祭告祖妣于泗州然未識玄宮  
所在時向城西瀕河憑弔歲時遣官致祭洪武十七年  
甲子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朱貴從軍于外年  
老始歸即畫圖貼說識認宗派指出居處葬處脩陳靈  
異始末貴故偕熙祖北渡者上卽命皇太子至泗修建  
陵寢號曰祖陵命礼部製造三祖考窆冕冠服瘞殿

後每歲大小二十六祭設祭田一百四十九頃僉選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因授貴奉祀四品服色子孫世襲管理署事當貴面陵圖時恩賜田宅鈔錠金帶衣服等物寵賚有加令置祠署于貴先人所居之稍北其東南即熙祖旧屋基特賜奉祀官世為葬地及貴子紘襲前官高皇帝召入謹身殿賜膳一桌復賜御前子鷲肉諭以莫嫌官小與濟南楊家墩者宋保義大夫楊浚大理寺評事楊浚大理寺評事楊暉墓也命改遷于陵西之黃崗里復諭戶部免守陵戶役及一應雜色差糧嘗曰濠泗寔朕

鄉里陵寢在焉人民理宜優卹諭署民曰隣近荒田無力開耕永不起科不屬有司衙門諭署官曰你衙門裏無刑名造作也不刷卷嗣是文皇帝駕過泗州詣陵祭告賜金飾鞍馬鈔錠田地四十四所並服役百戶內侍等官又命朱貴子紘諭泗州降有功駕渡淮仍以金牌召紘至營賜坐溫語移時賜父老牛酒慰勞為列聖承統皆遣重臣祭告景泰時以不雨弘治時以大風傷陵樹嘉靖時以陵前山石墜以基運山從祀方澤以皇嗣未生以修陵工完皆遣重臣祭告萬曆二年七月十四夜大風雨損壞

殿宇門牆及湖水衝激東南角岸命南工部郎郭子章  
修理并砌石堤二十年復命南礼侍曾朝節南工部郎  
沈演周詩再築護堤二道然陵窩稍低前後土頗高似  
不須堤且諸水朝宗一望潏潏亦非堤所能障也况舍其  
右而偏左又有鋒刃尖割之形乎今秋七月二日大水洄  
城幾沒廬舍皆壞民悉走盱眙山阿至初冬水始退而  
陵殿前亦幾一尺賴按臣設法防護得無患則堤不足恃  
明矣朱自謙即貴十世孫舊為粵幕以鴻胥序班改令  
官其人亦醇謹崇禎辛未臘二日侍講蔣德璟記

遊宮市小記

蔣德璟

京師有三市庙市者都城隍庙左右街也以朔望及廿  
五日燈市者上元燈節也以正月十日至十八日在東  
華門外宮市者皇城之內紫禁城之外以每月初四十  
四廿四日諸士紳多行觀崇禎元年臘月二十四日上  
萬壽聖節朝賀畢從會極門過文華殿出東華門循玉  
河而北計護皇城紅鋪內三十六外七十二云至東上門  
而北即宮市也其繁麗不如庙市然諸貨亦畢集直北  
行復轉西為北上東門過北上門即後宰門也曰玄武

門後為萬歲山。凡五如列屏。而中稍高出。北上西門。有兩坊。甚壯麗。一曰先天明境。一曰太極仙林。二亭。金碧尤輝煌。一曰灵真閣。一曰桐靈軒。而中即始青道境。肅皇帝建也。循始青而北。曰福靜門。又北為水。為陟山門。則鑿水納窖。甚多。小憩樹榭。下觀之。登二亭。望西海。皆水。遂至遼后洗粧臺。樓僅空山。耳度橋。即坐小橈。行水上。以一人曳之。行甚駛。穿橋有二坊。一曰堆雲。一曰積翠。遠山而北。登岸。觀龍舟。甚敞。壯舟濶三丈六尺。上有樓。有龍床。龍椅。及后妃六椅。其下牕櫺尤鮮。

度旁小舟甚多。俱藏于船屋。循海北而西。為雷霆洪應之殿。又東為內教場。又東為五龍亭。中曰龍津。東曰澄祥。西曰湧瑞。又東曰滋香。又西曰浮翠。惟中亭獨出。數丈餘。亭如手如驂如雁。而內殿宇又聳拔。其門曰福海。壽岳又西南。為香津亭。入仙芳門。昭馨門。又北為虎園。過牡丹園。可數千本。皆稻艸。束之以避凍也。過芙蓉承華門。又南為飛靄亭。金鰲玉棟大橋。過橋尚多。勝景未能及也。折而西。為永亭門。遂出西安裏門。為十庫。為西華門。而歸。同遊者。兄中黃及同館王宮。譚昆華也。



與僧說福勝石梁幽豁大龍湫五漣瀑記陳仁錫

宇內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居其首廬山香爐峰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巖居其四余未登廬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隱見乳峯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支源石門經三井其來也長沿崖飄曳初下也如決蒲昌之巨洪怒激也如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足練於萬綠叢中近觀也如倒雪山于無熱池內隔鳴響一天驟雨遠林撼萬樹松聲若夫濺萬斛之珠玑茸百花于一石因既雌而作勢因側反以旋舞于人

篇末脫教  
後為補

可驅髮可衝其冠戈可揮其日氣可冲牛斗怒可裂日月  
皆若夫雁宕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菴頂經龍湫尾閘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為力初下也傾銀河于危口將半也洒灌沫于噴壺前左之右之睨而視之若理千絲于机軸下之後之逆之仰而現之如撒斛珠于虛空有時映日化作虹霓有時乘風變為雲霧此有起伏無類控之瀑勢也于人則羨丈夫艷女子可以

與僧說福勝石梁幽豁大龍湫五洩瀑記陳仁錫

宇內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居其首庐山香爐峰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巘居其四余未登廬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見乳峯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支源石門經三井其來也長沿崖飄曳初下也如決蒲昌之巨洪怒激也如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足練於萬綠叢中近觀也如倒雪山于無熱池內隔鳴響一天驟雨遠林撼萬樹松聲若夫濺萬斛之珠玑茸百花于一石因既雌而作勢因側反以旋舞于人

新風集

則奇男子烈丈夫磊阿不平怒氣橫胸防風氏可戮而東山可征桀紂可伐而少正知可誅秦項可滅而敵人可驅髮可衝其冠戈可揮其日氣可冲牛斗怒可裂目皆若夫雁宕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菴頂經龍湫尾閭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為力初下也傾銀河于危口將羊也洒灌沫于噴壺前左之右之睨而視之若理千絲于机軸下之後之逆之仰而現之如撒斛珠于虛空有時映日化作虹霓有時乘風變為雲霧此有起伏無頓挫之瀑勢也于人則美丈夫艷女子可以

乘羊車可以執麈尾可以連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慚  
其麗何晏媿其美似陳平而冠玉若董偃而賈珠亦可  
方之西子比之南威翩若鸞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  
茂春松鬢髻兮若輕雲之蔽日飄兮望流風之迴雪  
又似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勝之頡挫無福  
勝之起伏福勝無石梁之點綴石梁無福勝之高標蓋  
此瀑雙澗合流一梁橫絕斬然瀑與梁而俱下陡然崖  
與瀑而同崩若經旬不雨纔出于危橋之下其流也然  
其聲也瑟瑟若雷雨連辰則爭過于高梁之上其端

也澎其響也轟若曰兩龍爭怒不知夜一石橫空豈  
度人此為瀑勢委來源樹鏗鏘也若曰銀漢倒垂雙澗  
合驚濤怒走萬山空此為瀑瀉坤嶸形氣概也若曰銀  
河放溜黃牛峽雪浪翻車白馬津此為瀑比頡挫喻翻  
覆也若曰崖從瀑布聲中斷橋自青山盡處連此為瀑  
道洶湧言衝突也若曰瀑流半作天邊雨片石全驚海  
上虹此為瀑揚河澗讚霖霖也若曰石橋未到先聞  
瀑蓋竹初開別有天此為瀑開堂皇形廣大也若曰  
翻湫何限不平氣津濟蒼生意藹然此為瀑舉抱負攬

憤鬱也既若幽豁與五洑之瀑又不然他處之瀑不可以入函入函則板法幽豁與五洑之瀑卒難以入詩入詩則失真惟妙得古人之画意深入山水之幽情差可厓略幽豁之瀑乱石吟岬于澗底樹木叢雜于溪旁其高也不啻千仞其出也何止百端始出潭以為瀑復積瀑以為潭瀑々相承潭々相繼潭上危石蒙千年之怪木石上怪木縈百折之枯藤或向綠樹蒙茸中而窺其崩雪或于巨石<sup>巖</sup>蘚處而觀其流雲或始則泉落于樹頭或次則樹生于泉上忽流之左而又流于右修觀之東

而又移于西下一潭有一潭之勝登一厓有一厓之奇真目送之不暇寔流耳之可怡若夫五洑發源于仙人鞋頂結束于螺螄大溪自下望上來之天末本是一瀑而乍起乍伏者五每一洑相去者數里其立地也高其遺世也遠縹緲雲端與白雪而作伍依稀月下與明月以為儔居百層岨而百層冰疑軒轅神而亦疑姑射更五落泉而五落石宜淺綠而亦宜淺硃下一洑容許由而洗耳上一洑許巢父而飲牛留最上之三洑第當與山僧洗鉢漱齒澄神豁眸若夫斷橋與石筍竒在石而

不在瀑筍以詩而求之則冰絲晴織支机石玉屑烟銷  
承露盤此斷橋之形容也暖竇經年洗露雨瀑流六月  
飛爰霜此石筍之形容也至于石羊頭黃埤南畝詩瀑  
豈無一段在勝莫之及矣雖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山  
第一品瀑次之

永州西山遊記 蔣鑄

余讀柳司馬遊西山記已為永州屬吏二載未得遊今  
年冬詣郡謁分藩使者間出郭西度湘與茶菴僧奉公  
步尋柳岩指謂余是歸然西面者芝山也明日導余往

踰二崗見峭石躡岓削立簇然如林小庖其罅奉天帝  
繚以垣屏諸石於外毋令得見余窮搜之石皆拔地起  
縱橫疊架如庭如戶轟起如柱刻畫巧綴如芝故土人  
用以名山稍下峰益竒峭右折有亭如官舍亭芝之右石  
益森々與余所歷者東西對峙勢稍低礮岩玲瓏亦如  
之石上橫碣刻鄧觀察九日詩讀其序芝山者即司馬  
所遊西山也司馬紀及西山而不及芝山永人特以芝  
重山耳韻人固不道也迤西漸夷曠迺崖而俯矚則幽  
岩複洞碁布于足下僧引余遙睇前跋層巒而降側步

岩間青障壁立數仞袤如羊里石尽飽煙雲色洞口  
軒敞可容席許深可五丈其幽有光如牖迤西有石  
梁亘岩隙崖口橫裂丈餘如琢其隙通竇光即所見  
如牖者也其底深數尺勢逼而鋒銳不可受足憑崖  
而探之何物五丁與垂爭伎倆乃尔循崖而東復道所  
歷諸竒而徑稍折就埤仰望益蕭森骨益瘦刻追琢  
益籠葱疎林幽竹映帶扶疎可人唯窮而佛閣始側出  
其東為金檀寺幽絕人間恨覺埴半顏于風雨磴薄久  
之乃散步松間得故道是日初冬氣和輕雲漏夕陽湘

流如染遠山如黛本公令侍者以佳茗從每逢竒賞  
啜茗數杯茗尽而竒賞未已余自客永山之勝此為  
最生平雅遊亦惟此為最然後知柳公遊記特筆其  
冠冕未悉其奧竅也余喜得公所未記及者乃悉書續  
之

柳岩

柳岩在愚溪橋可二里踰數阜下平疇始見峭石巒  
兀如障岩口西向縱橫丈許深數丈仰視石理頗澤岩  
頂竒峰突兀萬狀頃歲有治葬地者令石工鑿之破

積岩前厚尺許諸竒石略盡大令柳先生短氣余語  
僧曰即是岩無恙永人故無過而問者乃遂遭石工  
之厄永石窟也取石于永猶取米于太倉也獨爭此岩  
哉岩以一人成以一人毀成毀殆有數與兩人並是岩  
知已

澹岩

澹嶼在永城西南二十里山谷老人記謂瀟湘八景之一  
負湘而襟嶺望之如魁立左折而上岩口如坎躡石級下  
深可五丈虛敞可三畝其平如掌可磴礮其上片石陰

起若要谷若畏佳而膚理澤如膩仰睇受光有三竅表  
裏洞然無黠黠窈深之苦嶼之陰有僧廬五楹荒涼香  
火不能給一衲子應門而已其陽有官廨吾友王令源修  
所築以駐遊鞅余往來永州數上探之始至極賞其  
幽竒已而探九疑斜岩覺澹岩望寔稍損兩岩竒  
峭大都髣髴然斜岩附深壑如武陵漁人初入桃源竟  
不可窮澹岩突兀道傍如鮫絲霓縷清雅絕人恨短幅  
不堪裁剪第使兩岩不相阨當無能伯仲此者然永人  
不問九疑則茲岩亦幸遇已

明如海  
卷三十五  
三  
逍遙峽

逍遙峽在邑城西五里一峰峭矗拔地起數十仞楞其中若掌南向光明洞然可布數席右八竅如永巷數十步抵北向一小穴可偃行出入其地當廣陸一望灌莽而又為諸鄉孔道行旅過者暴客輒匿小穴中窺而群起攫先是募健兒戍之戍卒依岩築草舍而墾土力耕多畜牛具休耕即驅牛入岩如圍然積穢無可刺足余初信步入岩道狹而群牛突至幾大困岩瘦削如一柱中擊其旁參差可受足者僧結庐為巢叢木

千章扶疎爨之苔痕石齒班剝盡飽雲氣盤旋石磴或斷或續令一健兒先登藉其臂接而上可百餘丈始得其頂上方圍可二丈平亦可布席舊令蔡公築亭于此俄為暴風颺去壬戌九月縣尉周君觴余頂上礧礧四望忽憶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之句不覺悽絕悵然命返

東溪

瀟水出九疑之朱明峰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迤合至湘口與湘流合此所謂瀟湘也初自九疑東北行廿里為東溪



沙石稍曠行折而南又折而東里許出望仙橋流益駛  
 東溪山骨峻削兩崖拔起而中受水喘為溪或滙為潭  
 深不可量其色沉而碧大石錯出或為砥柱差亘之稍  
 淺則細鱗鱗具見膚理青苔罅沙水行牽風極水  
 石之美環溪灌木千章松濤微吼梵鐘隱々映帶  
 深林間余為輕舟蕩漾溪上名曰宋尊每輕風殘照溪  
 聲如漱半篙沒水觸石鏗然小繫松陰下或登石坐雲  
 巢裏視遠山將夕蒼然螺髻黛色搖蕩若浮若歛俄  
 而微紫俄而淡黃已而暝色從地起黃者微

鏡石記

以評修之福

曉余苦為今日夕望去獨念東溪則不覺低回因憶李  
 白詩長笛一片月掛在東溪松鐫諸石而佩之

鏡石

鏡石在初陽之活溪綴石壁間縱可尺許橫倍之其色  
 玄而寒光回映行人過者數武之外可辨鬚眉纖林飛  
 鳥波光汎影皆落鏡中政宣初曾偸花石進御光忽滅

沙石稍曠行折而南又折而東里許出望仙橋流並駛  
東溪山骨峻削兩崖拔起而中受水啣為溪或滙為潭  
深不可量其色沈而碧大石錯出或為砒參差亘之稍  
淺則細鱗鱗艸具見膚理青苔粟沙水行牽風極水  
石之美環溪灌木千章松濤微吼梵鐘隱隱映帶  
深林間余為輕舟蕩漾溪上名曰宋尊每輕風殘照溪  
聲如漱半篙沒水觸石鏗然小繫松陰下或登石坐雲  
巢熟視遠山將夕蒼然螺髻黛色搖蕩若浮若歛俄  
而微紫俄而淡黃已而暝色從地起黃者微

黑瞬息變幻東溪古名刹久而廢余愛其幽勝下築為  
又庖其北為艸堂小間則壘礫吟眺居民因肖余像為  
俎豆之室余笑語父老為我異日俎豆不若雲巢一坐  
嘯余苦為今日夕望去獨念東溪則不覺低回因憶李  
白詩長笛一片月掛在東溪松鐫諸石而佩之

鏡石

鏡石在初陽之活溪綴石壁間縱可尺許橫倍之其色  
玄而寒光四映行人過者數武之外可辨鬚眉纖林飛  
鳥波光汎影皆落鏡中政宣初曾脩花石進御光忽滅

昇還光復如初蓋神物也余謂更有隱德乃箕山處士桐江先生之倫可以輝山媚澤不可以為清廟石之陰有疎林綠篠清蔭四垂甃石為徑屬飛梁而度有堂數楹大司徒陳公荐卜幽宅高而疎林為沼于堂之陽峻峰骨立拔地起三面如障灌木蕭森衆之青苔斑剝撲人衣袂夕陽逗漏樵歌互答宛轉可人時余將解令東歸道此礧礧久之滄洲吏情政覺霄壤

遊洪崖記

徐世溥

由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石數十尋皆釜色時有白鱗

紛若疊菊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艸剝落成文直上高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灑飄忽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壑水稍滙之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激之則滂然作鐘聲若倚瀉西擊則鏗然若磬至春夏水淤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鐫文歲久苔填不可見蓋神仙跡云昔<sup>洪</sup>崖仙人常居此故因以名地洪崖之時無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為渚時

濛時流遇石翔鳴遇沙明綺九十七曲入于河

登蕭山嶺記 徐世溥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會暮無可奈何遂宿于桐源其  
明日朝發秦人洞皆可馬步行道不盈寸涉不濡軌兩  
旁臨萬仞之豁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車如  
辟馬飲河如嬉駒仰卧如走犬避豺如丈夫冠如欲登  
天如欲墮淵咸誘目悖神扳枝望徑匍匐披州擇道以  
往不知所徑之高側睨阪田相去數十里矣至蕭嶺  
為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烟海田濕豁谷山阜平林

深灌川澮江河城郭都邑廬舍皆在青烟中西北至于  
庠阜北至于彭蠡近都豐城南昌武陵豫章之治皆若  
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下冉若錦頰而臨之若  
從地上觀井也上有石室中可坐三人昔人稱之以期神  
仙蘿纏其梁薛荔滿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  
久日曛乃返前發行山數日費酒十餘壺芋粟數升  
皆采諸山中昔之大觀者州有九游其八澤有七涉其  
三今遊西山源有七經其五洞有三遊其二良足快矣

遊鄠家山記 徐世溥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道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  
採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望前路烟樹  
相與淺深若可披尋迺取道往行田徑循迴溪愈曲愈  
幽從小徑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清池映沙魚不  
網罟四面高山環合山皆修竹岩多草花岩下有蟻蛸  
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就  
食之不可得遂道然而反若有所驚者茆屋十餘居人  
皆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棊粟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  
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

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姓氏云云

南濟石記 傳占衡

客南濟四改歲而得辛卯辛卯春而石見然石之居南濟不  
知其幾千百辛卯也始客之未奇茲石也草交侮之土  
冒沒之行在艸中藤在土上石卧其間既其出也草之  
之蓬如者薙蕪刺蒿昔侮茲土之蒙如者疏顏滌植  
園敢冒沒石潤以蒼錦苔衣之竹箭挺青藤花繞紫柏  
蔭冠頂蕉影布地由是全濟之奇鍾於一石濟中居民可  
數十家東以山口石立其外若屏若拱若可圖画諸嶺

之泉十道奔會皆合乎石之前始落而為潭下黝黑  
電怒霆激丈餘尺折東入汝水凡十餘里之勝以是石為  
宗焉予時離石出山則徘徊徬徨若壇以餞倦遊而歸  
則望石喜至若勞於郊廢卷之暇無所與語則心至于  
石有自然磴道升下由右或踞其巔以嘯僊藤為幾或  
渡溪北去石數丈坐而看之大凡遠近徧曰不出百步  
而景勢迭變然其可樂者不產于通都大邑之傍名山  
巨谷之境不稱于達官要人與夫貴遊豪華士女之  
口而又無架峰涉險舟輦砌鑿之勞於客者尤宜平

泉雖美而終悲于興廢菱溪雖巧而預防于爭奪皆未  
若兹石之間遠焉或請益曰石不遷矣客能載石而行  
可也不然後之人將棄為墟壤荒榛以辱兹石者尽跨  
水而閣焉久之子之名與石將滅客答曰然吾恥得罪  
于中央之庭也則從而歌之歌曰石碣礪兮何時臨道  
周兮人莫知懷文質兮蔓草間之出尊以光兮晦不悲  
嗟吾來兮遲兮顧瞻兮以思遊石上暮歸望青天兮夕  
鳥飛客有去來兮石無衰汝之不爛兮我歌何為乃以  
為記

麻姑觀瀑記 徐芳

登麻姑過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于澗轟轟然  
予詫曰雷也客笑曰非也已更百步折有物飄颻天際  
下屬崖壁皓然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  
雨俱而雪非江寒不有今日方霽矣而時則暑也胡為  
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  
聲則瀑之墮石而下春于岩壑之間也予之言謬矣時予  
酌不自己乃遂躡微磴下猿引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  
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頃侵肌骨涯端蓬勃

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烟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日為  
曠不可仰矚崖下苔砢層錯犇濤疾激稍失足且逐浪  
去予數呼客返輒不應客復招予往顧矚崖石若有所  
指畫予見其鬚頰張動亦然不聞其語乃大笑既退語  
客予于霽知其不為雷于暑知其不為雪萬一過此  
而適當其晦與夫凝陰栗烈之候雷與雪亦烏可辨哉  
夫雷以氣震非若鼓鐘祝啟之有質可名而雨之結為  
雪之泮為水與瀑一族也予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是  
山之竒以泉以瀑當隆萬時守相有愛而採之者更為

亭臺花石之屬，點綴之觀，益壯杖履，冠蓋晨夕，交道  
路至于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莽，而不可  
問矣。僅盤石間一古樹，亦且斬艾，不留餘蘖。山之興廢  
則固有時哉。雖然，觀可改，瀑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  
數歲遠，數十歲而瀑之壽，千秋也。夫果千秋也，則數歲  
數十歲之興廢，宜未足以喧寂之矣。是日境甚幽，觀  
甚晰。所謂客趙子淳生、王衡，凡三人。時庚寅七月十三  
日。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四

古蹟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游而樂也。心竊慕  
之，而未能得。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  
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  
有覬覦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歲之庚子三月壬辰



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為不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寺丞楊聞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肴具鞍馬拉余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醉翁亭遺趾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

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尤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

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

力所不能移者耶亦可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藪酌  
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焉者既  
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愈深草木泉  
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蓋遺物也  
石壁時見字刻所云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  
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臨壑尤美者也  
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  
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往々  
雜以殘碑断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

仙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  
戶者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  
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竒花異草交映前後幽  
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酒  
更酌而樂賓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  
錢塘王君直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表君賀  
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  
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為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子詞  
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餘暇其

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重建岳陽樓記 商輅

岳陽樓在岳州府治西南左瞰洞庭左扼君山波光沓影萬景在目誠一郡偉觀也圖誌莫詳創始然考之唐李杜諸賢皆有賦岳陽樓詩其來已久至宋慶厯間郡守滕宗諒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記而後岳陽樓之名益顯於世慶厯至是四百餘年中間興廢不知其幾矣成化丁亥進士眉山吳節以郎官有聲出守茲郡登覽之餘憮然有感謂吳山景象不減舊聞而樓之規模大非昔比詢之則後來郡人所構卑陋弗稱亟欲改作還於舊觀視篆之初年飢用乏力未暇及久之政務漸舉歲時漸稔廩有積粟庫有積貲乃謀諸僚佐稍出羨餘兼助已俸募工飭材撤其舊而新之始事於辛卯冬十一月訖工於壬辰夏五月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高宏壯麗有加於前落成之日衆皆欣悅以為盛事不可無述于是太守具事狀介太僕寺丞鄧君廷瓚來徵余記嗟乎物不自美因人而美此理也夫以岳陽為樓據有洞庭之勝既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厯叙國情變態

有洞庭之勝既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厯叙國情變態

之妙以寓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  
 戶庭而湖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  
 自將惕然警省而油然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為游  
 觀之好哉蓋深有慕於公之為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  
 而及之也予聞太守治岳廡慎有為九載之間士安其  
 教民安其政而吏亦怡然于禁令之下無敢侈然以肆  
 者夫為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于公之心也建樓而欲  
 復于舊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之則是余於太  
 守有取焉於是乎書

重刊岳陽樓記序

誥守滁以平易為政民安之暇日與賓客宴飲於此自  
 號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記之蓋寓情於酒耳後滁人慕  
 公之德思前守有合于公者于亭後建二賢堂祀公及  
 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學士出守文章政事與公  
 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久之亭堂浸廢僅存遺址  
 國朝宣德丙午歲重建於是始翼然如舊規迄今數十

名於歐陽文忠公宋慶曆間出龍圖閣直學士歐陽文忠公  
 於郡城西南六七里舊有醉翁亭於琅琊僧智仙而

之妙以寓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  
戶庭而湖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  
自將惕然警省而油然而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為游  
觀之好哉蓋深有慕於公之為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  
而及之也予聞太守治岳廡慎有為九載之間士安其  
教民安其政而吏亦怡然于禁令之下無敢侈然以肆  
者夫為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于公之心也建樓而欲  
復于舊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之則是余於太  
守有取焉於是乎書

重修醉翁亭記

商輅

滁州城西南六七里舊有醉翁亭創於琅琊僧智仙而  
名於歐陽文忠公宋慶厯間由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制  
誥守滁以平易為政民安之暇日與賓客宴飲於此自  
號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記之蓋寓情於酒耳後滁人慕  
公之德思前守有合于公者于亭後建二賢堂祀公及  
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學士出守文章政事與公  
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久之亭堂寢廢僅存遺址  
國朝宣德丙午歲重建於是始翼然如舊規迄今數十

年風雨震凌梁柱摧折幾于復圯南京太僕御盱江鄭君悠少卿天台魯公崇志寺丞河南吳君麓毘陵李君廷芝知州安陸周君正慨然以修建為任各捐俸貲以為眾倡一時任宦及義仕聞之多樂為助遂鳩工度材闢地廣基亭因其舊而增修之益以梁拱飾以丹漆堂撤其舊而改建之高廣倍昔輪奐有加焉亭西南隅別構屋數楹召方外士居守割近亭周圍隙地畀之令力畊自給亭下故有釀泉原無亭蓋圓亭覆之亭前後山瀕溪雜植松竹柳凡數千百株鑿石甃橋築巨堤水環

遠亭前澄澈可愛經始于成化己丑冬十一月至明年夏五月畢工鄭君暨同志具始末來徵余記惟文忠公治滁在慶厯丙戌至是已四百餘年而所謂醉翁亭者其興廢屢矣世之君子聞醉翁之名誦醉翁之記恍然如醉翁在目矧親歷瑯琊之間徘徊釀泉之上遐想芳躅寧不為之惕然有感於中乎此亭堂之修建所為有補於風化非徒游觀之樂而已且公以救世行道為心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而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顧使人思慕不忘如此何耶蓋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一  
小人間之也不然韓范富歐皆王佐之才使得盡行其  
宋之治將幾於三代矣然公自是歷典名郡重升廟堂  
與二三執政同心輔治功業煥然有光簡冊此又以見  
小子終不能勝君子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後之思  
慕公者獨淙之人士哉

祀舜陵記 曾鶴齡

舜為萬世所宗之聖而其死與葬皆有可疑書言舜南  
巡至於南岳則南岳者舜巡狩所止也今其陵乃在九  
疑去南岳千有餘里此其可疑一也史言舜崩于蒼梧

之野今蒼梧乃在廣西去九疑又五六百里此其可疑  
二也孟氏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不聞有  
舜塚此其可疑三也書又言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  
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在位通八十年未嘗一日釋去今  
零陵志載舜厭治天下修道于九疑後遂仙去而蔡邕  
九疑山銘言舜尸解升天此其可疑四也疑者雖多解  
者率無的論以予觀之舜既巡狩至於南岳其或事畢  
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也蒼梧在當時隸零陵郡亦  
未可知據史與書其跡畧同而鳴條之說出於孟氏蓋

有不可曉者若零陵志及蔡邕之銘灼然不足辨矣自古聖人有生必有死豈有修道化去之事也九疑在寧遠縣南七十里人跡罕至故凡有事於此者禮成即去皆不暇誌其事予奉命代祀既畢有來請曰斯乃今之盛事不可無記遂謹記之皇帝始遣臣來祀寔宣德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其所告則即位改元之事其所費則香幣祝文其禮則用太牢其祀之日則四月庚辰其陪祀官則寧遠令劉董臣則為翰林院修撰鶴齡夫智者不惑孔子猶不自居况衆人乎予因記祀告之事遂

併列其疑於前且略解記之俾後來者少去其惑也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今上即位寔遣臣鶴齡賫香幣祀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郵縣郵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



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sup>之</sup>正面而直立或指以  
為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三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根<sup>高不可計</sup>  
節如缺石或以為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  
下有埤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詳  
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志閱之亦  
落莫不載以問鄴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  
宋太宗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  
夢神人戴一笠特兩火訴不血食覺而浴羣臣皆曰是  
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至長沙之境

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即炎帝塚也  
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  
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為良弼孔子夢見周公  
遂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太祖之事亦精神所  
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  
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耶予故存  
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弗  
辨可也

廣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于此有石焉碩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廡如此公家妻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

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碩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知縣鄭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背役夫曳至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廡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閔然足蹟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于千萬年可

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貧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俯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余為記余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登牛山記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秦泮馳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為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為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為晏子者當告之

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於黃土而其聲昭赫至於今盖有萬世不死者在願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非山之性乃由斧斤牛羊而致以喻守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繇桎亡而致于今登山茲也見其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桎亡

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予固有存：亡：云胡能定余固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盖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城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

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美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美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犍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濟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胥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智力

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君子猶遺恨于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迹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上山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

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  
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畊  
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  
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  
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  
感焉謂慎曰之罟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  
愛其藝者人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  
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  
碩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軌樵牧不禁非缺歟祠宇

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  
八陣圖碑陰之辭余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遂書之使  
刻焉

登黃金臺記 鍾芳

正德己巳春余過易州客指示金臺偕往視之士阜漫  
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之事新  
序通鑿皆言築宮築臺事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  
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

謂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啟土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代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於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給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

十餘城湣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下悔禍王不中天則齊之為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逝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難而士所以恒若于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疎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是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辯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參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

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郡為襄州之樂鄉其所謂者亦未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寔為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為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



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于理為近也夫襄陽必之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故不暇論其辭之微稱于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華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恠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于戈戟其可借而托足者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壯鳥而心鍾儀若有羨于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沾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說琮而歸操甘為其用事之掾而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所以相漢其子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為懷思

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余既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為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於宗袞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罔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復清容軒記 王世貞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為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多慈感寺為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為最勝軒故傍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南向前枕通塘有蓮芡木芙蓉之地屬橈吹容與簦簪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凌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考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楠號清容者徵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為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若舍館以故其名稱益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邦君大

夫鄉薦紳豪賢之遊目者二百餘年于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余來吳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徵欲復之以屬守黃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水之觀爭出于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始余未為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所謂水晶宮者蓋陸沈於闐闐釐祝之間想像于暮烟春波而不可得為之愾嘆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

偶游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隳一隳而輒復之  
 若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為主吾有盡而代吾  
 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天  
 地無盡而為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翠微玉  
 華更而為禪室佛廬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夫王珣周  
 顥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謂以為媚佛及余游虎丘望而  
 知其為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夫世之君子陰  
 利其有陽而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泯其主再轉  
 而泯其迹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五

古蹟

遊赤壁記 張元忭

往嘉靖之戊午先大夫視學楚中予來覲道黃巖舟而  
 望赤壁恨弗及登也姑詠二賦以自遣距今且二十有  
 五年為萬曆之壬午幸以使事再至既抵黃巖阻風雨  
 同年友別駕陸子張具赤壁邀余游予曰固所願也矧

風車雨隊又扶使君指見留矣日為臘月望乃造郡署  
登雪堂及竹樓凭闌四眺江山隱映如畫輒不忍去已  
而出漢川漢川門半里許峭壁臨江土石盡赤有堂曰赤壁志  
稱周瑜敗曹瞞乃在樊口之上今之嘉魚是也此地非  
是然余諦詢之郡之隔江為武昌有山曰樊山湖曰樊  
湖之下為樊口長公之賦殆必有據予又循江而行  
往見石磯類多赤色意者當時千里舳艫頃刻煨燼  
即嘉魚黃岡之間其為赤壁者何限豈必彼是而此非  
也由堂而西躡石磴而下為赤壁磯有石龜蹲踞江畔  
舊傳毛寶于此放龜由堂而北陟石磴而上為樓三層  
最上者舊題羨江余易以何羨頌謂陸子曰夫有所羨  
于彼必有所不足於此今吾與子登斯樓撫斯景千里  
一瞬萬古一息物與我皆無盡也信矣又何羨之有予  
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吾今而後乃遽然覺也雖然今日  
之游樂矣即夢也烏可無記遂記之

游白鹿洞記

張元幹

城中凡四大書院予既游嶽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未  
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洞之

山曰後屏當五老峰之東南巖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縈遶其前為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益喧虺如雷名小三峡跨溪為橋者三東西為亭者五六皆可游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為之又鑿石為鹿蹲洞中其上為思賢臺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于是改額為祠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室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圯矣余上下徘徊久之為之三歎蓋古之為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

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廢而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羣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不能無弊乃其為利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為君子也以是哉且儒往、拒佛老而外之以為抑邪而崇正也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能廬其居而徒自廬其居以摧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

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余又自解曰凡物之興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于唐之李渤其後遽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于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構大抵皆百餘年物矣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而又廢之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于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飭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余又何慨

焉若乃居者冒齷廩而德藝不修游者盛駟從而閭閻為病孳者趨終南之捷徑教者鷺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游於斯孳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亦曰土城山蓋勾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里固鉅麗要津也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

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登可悅上有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拆斷水以羨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名山也繞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桑以渙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予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遷之一旦寥：然為墟落田夫野老畊釣徘徊於其間

或捨其墮釵于鋤掘迨于陰晦又往：詫野火轉熖于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為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于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倘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

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于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十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為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翫梅梁摩挲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于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為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

中用智與臯夔稷禹之為臣又為之憮然自失也夫自禹稷以後三千餘年游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為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于山川頓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以能僅足以煥人文章邪世有不為文章者于山川何取也自昔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以取山川矣禮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竹溪記 方豪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  
沉醉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余有知即慕  
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  
使人即之而忘去之思復即也近余以審錄之行登  
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  
非舊竹亦何嘗有一幹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焉  
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惟太白  
為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

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於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淮之  
清江浦有陳恭襄祠，旁有道院道士陳元纁居之有  
溪為池為竹為林一碧上下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溽暑  
若高秋士大夫道淮者必登之徘徊不忍去枝諸他名  
勝為切蓋江南名勝至此絕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人  
之慮北來者有并州故鄉之慰而余之漫浪迷于山水  
者尤不能忘情也又其地與二蜀隣署每餞客必就之  
客亦樂就今春之仲工部丁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餞  
余竹溪之間陳道士以素卷請余為竹溪記二君從臾

焉余雖諾之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  
官湖廣當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謂  
我何如射溝風雨聊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也世乃罕  
聞徂徠峯下頌為共珍可不謝白之力哉然不知道士  
所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  
有竹溪矣有竹溪則有道士矣奚以余文為哉

石鐘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  
其故東坡夜舣魚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

為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  
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綠石以登始若  
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  
萬戶羅幃綉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  
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  
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筓茁缺者藕折環者映連自吾  
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有竅  
以出筓<sub>竅</sub>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弁則鬱是  
石鐘者中虛外竅為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

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卣皆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卣之敬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况人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濤衆流迸駛湍迴射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于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略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于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

種蠹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  
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  
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  
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後不與  
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  
呼之為滄浪僧云

滕王閣圖記 盧柟

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  
甌越瑰琦絕偉為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為文賦

諸所稱益竒嘗自語以為當及壯游往觀造物之妙于  
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巡按  
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敕公追寘之大辟由  
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  
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僮柟法少寃因市諸所蓄故  
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  
室嬾軒離檐倚案戢香翔翥于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  
松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  
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

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崿橫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瀝沃  
會為洲瀟石衣萍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  
藏以助茲閣為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恍忽若夫縲  
紲相、乎若馭雲軒而超越江漢飄、乎若遺浮埃之  
表搏扶搖而游覽于閭闔也迺知嚮昔王韓所為文賦  
不誣而柙亦得觀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  
王閣柙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  
遽喜躍為慶幸如是設使柙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  
之美即當乘元氣游六合灑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

日苟活為僂因依園牆溲廁而已邪柙幽居多感每戍卒  
更翻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丘  
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輿刀昂奇器在若州縣蓋售之也  
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乎  
柙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交遷之意而滕  
王閣獨淹茂吾廬無聞于縉紳士大夫是不幾昧于天  
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歟假令使畫為匪人有不過資  
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柙無嚮而吾燭物  
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雋豪爽尤深

畫理于柙詔親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柙不  
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  
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沂洞庭越衡陽臨  
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  
龜鼠所隣蛇龍所居歷幽顯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  
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柙雖駕蹇尚能為君歌咏其事舊  
所藏圖畫烏足為之羨嘆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  
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遊莫愁湖記

李維楨

余將之南徐與山甫俱乘舴艋泊三山石城二門間有  
所遲未即發逼仄殊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遠盍往  
觀乎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携而步至湖邊湖屬魏  
國家中有小艇三四覓之渡不可魏國監奴將來捕魚  
漁人具網罟以俟復沿仄徑穿委巷而出至大道遇西  
城兵馬司治所望二石後貌則徐氏別業入門瓦礫滿  
地蓋久圯敝而匠石方掃除更新之前為四美堂是徐  
髯仙篆後為勝基樓則徐公子筆又有扁曰湖山逸興  
題出邢太史雉山篆亦出髯仙髯仙固善古篆也樓旁

垂楊數株參：作羽葆形勝碁未知所自豈謝安手談地耶按晉書苻堅大舉入寇謝玄計問答曰已別有旨不敢復言令張元重請安命駕山墅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頌謂其甥羊曇以墅乞汝是不勝碁者張元也非謝安也而後人訛以為幼度謝可冒張樓不可冒墅耶山甫為之一粲左方有馮咸甫次唐人韵詩殊佳憑樓北檻而望鐘山龍蟠其右石門虎踞其左秀色倚靡若指掌上秋樹尚綠倒影湖中魚躍鷺泛暢人心目樓下引湖為池財

得<sup>枯</sup>荷葉少許小橋可渡湖堤已斷其半堤中尚有亭址主人翁或漸次修舉能着兩三畫舫更佳余叔氏入夔門山甫與諸人謀置錢於此以蕪穢不治罷計向後游客必勝矣按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莫愁樂出于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唐人所謂南國佳人字莫愁也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余鄆中漢江西岸有莫愁村一統志金陵不載莫愁湖三異又云曾見莫愁像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鄆中倡女窈其名則莫愁為女子亦誣石城在竟陵郡有晉杜預第

竟陵城實為郡時作石城樂莫愁村在其西盧家女善歌嘗召入楚宮古詞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將送莫愁來又云聞催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採水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唐人詩莫愁鬼散石頭荒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故為楚女或以楚山頭似郢而江水下揚州似金陵然郢視揚州亦可言下漢水亦稱漢江而郢人又呼漢為河那呵灘曲江有陵三千三聞催下揚州語則此二語未可為吳郢分地定據或言此地相傳有妓盧莫愁家焉或亦如三益所云窈

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散之訛石城與石頭城言者省文自可通稱亦非兩地判案也又按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得江左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摠謂之清商署清商署謂之清樂唐用十部樂清樂在焉則天長安後不重古曲僅子夜等曲列吳散而西曲則石城樂莫愁等曲或舞曲或倚歌雜出荆郢楚鄧間以其方俗謂之西曲莫愁如吳人曲不當列西曲矣樂志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散因有此歌樂錄曰莫愁樂亦云蠻樂是以莫愁屬郢之明徵也又河中之水歌



藝文類聚作古辭玉臺作梁武帝樂府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兒女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唐事古意本此別有還將盧女曲夜々奉君王則魏時宮人故將軍陰升之妙明帝崩出家為尹更生妻者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母即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令湖山爭借以為重乎山甫微笑曰君郢人也欲專莫愁為故寔耳

然其言辨可並記之

遊古赤壁記莫如忠

辛亥季冬莫子理楫還自岳陽泝大江而北過嘉魚又北六七十里遇大風陰霾四塞驚濤撼空榜人恐疾抵舟岝得不殆有頃天反風晃朗呈霽褰帷而左則有潁石瀕江屹々雄峙蔽若列壙俯瞰不測延袤距數百武其面勢峭平如引繩而削也莫子睇視久之念嘗道黃訪蘇長公所游赤壁見謂無奇而古今識之不磨藉令茲石遇賞長公誠得一當赤壁其于取類不尤肖耶乃

起扶策行稍狎居人問之則各往：言周瑜困曹瞞處而證以樵豎往來時得遺鏃沙磔間及指北岸里名烏林明曹兵嘗是戍守又懸崖鏡額存焉相傳出異人蹟莫子益怪之為攀岌噪披蒙茸而上務窮鏡額所從則竟長公法也而署之曰赤壁獨左方就湮僅有與弟字隱：見莫子為憮然嘆曰嗟乎嗟乎吾得之矣嘗聞長老言蘇子瞻賦赤壁乃黃之赤鼻山非真赤壁也余今所覩不幾遇其真耶按誌赤壁之戰吳師濟自截險而西江流宜南北其折而黃則乃東西流又史載烏林為

當時焚舟處宜核而居人遺鏃之訛倘所謂折戟沈沙云者非耶惟是子瞻賦後談士輒附會焉其在嘉魚者遂不著亦貴耳而賤目矣余舟所次為石頭驛廢趾士大夫舟過者候人不供風或引去而徒隸且莫以聞故能窮赤壁所在而有至焉者寡矣余茲行也出不測之險非有夙誠而昔賢聖<sup>蹟</sup>遺踪千載一旦幸或遇之豈非天哉會日且晡月亦既望余興彌極稍復解維縱馬浩乎中流冥色無際星河倒影掠棹而行還視赤壁矗如支機斯境殊詭似非人間而視黃之觀<sup>不</sup>萬之矣夫以長

公平生好遊所過名山川必籍之嘗手輯地理指掌圖甚辯余嘉其愬而赤壁瀕江為蜀道之所必出第弗深考而猥以赤鼻當之有是哉蓋至達士寓言其稱海外三神山誠誕而君子不非之彼人情固各有托也余意長公於魏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矣而賦作于黃要以即事寓言不害為情之所托俟好古者之自定也余斯遊也則惡敢弗識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六

古蹟

八陣圖記 王嘉言

聞夔有陣圖舊矣隆慶辛未冬予來宦茲土詢之知在城東南魚復沙中直抵其處則見卵石散浸莫可認識土人曰須高處望之乃步城上遙觀隱隱若星羅碁布始咄咄以為神異明年夏月江漲水從城上流入闌闊

于時屋廬蕩析崖墜木拔上下千里嗷嗷洶洶暨水落而徙移淪喪者至不可計數乃石磧則依列沙渚間也始信少陵不轉之說為的又嘗以已所窺視參考諸家論議則知縱橫六十四壘布前為正遊兵二十四壘環後為奇合之則天衝地軸前衝後衝曰風曰雲殊其名分之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翔鳥翔蛇螭異其變奇正分合苞含變化妙用無窮此所以走仲達伏孟獲功蓋三分而名垂萬禩也舊有碑在浦上遭洪濤斷裂余使匠人採石礮磨記而鏡之仍置故處

瞿唐峽記 王嘉言

峽者何取以山夾水而為名也楚蜀之交以峽稱者多矣而三峽為險三者何歸峽巫峽瞿唐峽三峽同稱險矣而瞿唐為最舊所謂西陵峽者是也峽在夔東十二里兩崖對峙中貫大江蓋全蜀之門戶峽口石盤上樹鏡柱二根山畔崖谷中有鉄索七條柱高六尺四寸索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蓋昔人置以截江者柱於夏秋水泛則汨冬春復見嗚呼夫瞿塘之險冠于諸峽者何蓋西南萬水總注於斯而雙崖把束極為隱隘以故縈

迴曲折齟齬艱難驚濤奔浪噎噎旬旬歸舸行艤一遭  
水動則上下失勢而此生安危盡付之撇漩觸石瞬息  
間矣雖然閉門一守百二之勢也明初以湯廖兩將軍  
之智力席皇祖之神威師薄閔下矢石一交而即却非  
穎國階文之捷水陸夾進以奇取勝亦難為力矣今天  
下熙々氛沴久消雄關險峽雖依然索柱之存而山川  
勝槩祇為文人嗜眺浪吟之具而已嗟夫宗國之憂雖  
非恤緯者所宜憂而處堂之樂達者亦恒笑夫燕雀之  
患然則防禦之畧亦可于熙恬中講求之

灩澦堆記 王嘉言

灩澦在夔東十里大江之中峽口之上水經云白帝城  
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土人云灩澦大如象  
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峽人以為水候  
又曰猶豫以舟人取途不決而言若夫滄澦大如襍瞿  
唐不可觸則南史記之矣而類要則曰滄澦大如鼉瞿  
唐行舟絕滄澦大如龜瞿唐不可窺又考梁孝子傳庾  
子興扶父柩至瞿塘也時維六月禱而水平過而復溢  
時人歌曰灩澦如牛本不通瞿唐水退為庾公夫以灩

為淫為猶瀕為豫為與同指堆爾字之異無嫌己曰象  
 馬曰龜鼈牛襍同戒行爾名之異無嫌己嗟乎天地好  
 生故生此石以開行路之迷聖人好生故存此石於疏  
 鑿之餘而不去而輕生者猶忽天地聖人之明戒揚  
 焉鼓柝警按而過之噫愚甚矣彼以僥倖不死為可常  
 恃也哉

赤甲山記 王嘉言

由夔治而東過灩澦二里屹然立于峽口之北者赤甲  
 山也草木不生土石盡赤望之若袒脾然于是乎得名

或曰以漢時常取巴人為赤甲軍而名之也山上有城  
 基曰赤甲城山畔有臺址曰旗臺山下有閘曰鐵索閘  
 蓋公孫據蜀爰築赤甲諸葛建臺用樹旗幟而閘橫鍊  
 索萬夫莫開則自蜀漢以來恃之矣嗚呼助高峽之崔  
 嵬俯長江之泓澹秀拔凌霄諸壑拱向雄矣哉重夔多  
 矣而好事者猶訾之曰茲火焰山也夔多火禍寔應斯  
 山夫赤為火則黑為水白為金乎乾坤之氣蜿蟺扶輿  
 發而為山嶽者色相種也馬不齊而以私意掉其齒頰  
 吁亦鑿甚矣乎

白鹽山記 王嘉言

白帝城東峽口之南有山嵯峨與赤甲相對者白鹽也  
一色如鹽因名之山下有粉屏堂岩間鬱々四大字曰  
天子萬年蓋其來遠矣夫環夔皆山也其巖然嶽然售  
竒競秀者不可枚數而惟赤甲為雄環赤甲皆山也其  
背峽面水綰綺錯綉者亦不可枚舉而惟白鹽為對素  
輝明瑩與金光燿燿者兩相射焉高出刺字穹窿狀如  
華表雄峙分乎南北勢若勅敵為全蜀之咽喉資名賢  
之游咏蓋天有意焉生之以為門戶之壯觀乎雖然物

固有相藉以為重者兩山之擅名以其當要害之區也  
向使不臨森茫不負閼隘不控荆楚之上游以轟峽口  
則亦他山之埒耳詎得以稱雄如是哉

草堂記 王嘉言

唐大歷元年春杜子自雲安至夔秋寓西閣二年春初  
遷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三年春則出峽赴江陵  
矣考劉禹錫刺史記唐州治在今夔東十里白帝城之  
側西閣寔近白帝及遷赤甲亦稍々移東爾瀼西在白  
帝西八里東屯在白帝東八里居凡數遷斬茅而構屋

故曰草堂又謂之高齋今考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處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也曰見川者東屯也今三齋獨東屯遺址尚存地沃饒宜稻芋余徘徊其側顧瞻形勝則知昔人所謂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重岡樹林葱蒨氣象深秀者實稱寔記嗟夫公之詩唐宋文儒論之詳矣元微之稱其薄風雅下該沈宗言奪蘓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展小宋贊其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語皆中肯綮而王荆公所謂悲勸窮泰發斂揚抑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者其品隲

亦精當不誣雖以韓吏部之奇卓犖雄視百代者亦且推服退讓而有光焰萬丈金薤琳琅之語則餘可知矣若夫自比稷契人或未詳而忠義之念慙々慙々至一飯不忘則雖稷契愛君之心亦若斯焉爾夫崇德古文盛事也景行仰止懿情也今夔之於公妥靈有祠歲時伏臘有祭無恨也而高齋之跡微矣余不能以綿薄之力倡而新之姑記焉以俟瑰竒好古之君子

風廟匣記 王嘉言

夔城多古跡如白帝城北嶺上有高址形勢最險可捍



敵號関索城白帝城西有柏柱大十圍高三丈許傳是  
 公孫述樓柱斫之血出枯而不朽瞿唐上與粉壁堂相  
 連有石梯形傳是孟良夜過関所鑿名孟良梯變北連  
 池畔有城垣之跡曰艷家庄傳是三國時艷氏女據險  
 破廉康賊之所變西坪有劉封井謂先主養子劉封所  
 鑿江之南與八陣圖相對者有石鼓傳是孔明教戰之  
 鼓餘尚不可枚舉皆古書不載漫無稽考然有如風廟  
 匣之奇者匣在瞿唐峽中赤甲山下岩穴間相傳為魯  
 班之風廟或曰上古造以藏兵書者余望之高數十丈

不可梯而升噫班信智巧人置石廟於峭壁抑何取意  
 以為兵書要亦不出龍虎韜雲鳥陣與玉帳術之上胡  
 為上窮絕壁下臨深淵億筋若骨以寶蓄斯處達者或  
 不宜如是而又非神設天造必有人焉為之與所以為  
 之之意特其理不可得而解識噫異哉斯匣乎

白帝沿革記 王嘉言

維公孫躍馬而稱白帝築城魚復號白帝城歷漢唐宋  
 元迄今不廢豈非以險之殊常也而可據與城距夔十  
 里今名下関周環十餘丈隨山上下包結完固鎮以瞿

唐右所東南通赤甲白鹽西北抵瞿唐滯瀕蓋巴蜀要區也城中舊有白帝廟以祀公孫述正德初中丞林公俊征鄆鹽賊遇而知焉曰淫祀也易而為三祠以祀江神伏波馬援嘉靖中待御朱公廷立復諭衆議更為義正祠祀先主而以孔明配焉夫述為漢賊義非當祀毀其像罷其享誠羣心之一快也然境內山川社稷歲祀非缺而伏波雖忠功不在夔祀之近于黷近于迂遠昭烈永安託孤武侯列八陣魚復沙土至今英靈凜凜遺澤在焉允宜血食茲土但龍二虎均先生注意生不相

離沒亦宜有以慰其靈故羽飛終難遺也至嘉靖三十二年侍御段公錦復以開張配享改曰明良殿然後大義炳然至情藹然而人心之公論始定余以公事適至顧瞻山川雄壯遺像清高慷慨激烈之懷與明禋之念勃然俱動乃考始末援筆記之一以見地之奇也一以見神之靈也

相公溪記 王嘉言

夔西二里市井之尾有橋焉牢厚完好先太守張廷相建也橋下有溪之西有巖岩宏谷徑紆餘陂隨行者

登頓盤旋捫膚努脅氣息上下依橋環矚遼闊荒險勢足觀也溪之源出三刹山澗也而流注大江余初經過見其瑰詭也吁駭而問焉土人曰此相公溪也宋寇公準令巴東嘗往來於斯爰其涼冽也取而烹茗其味佳不侔他水後遂名為相公溪也上橋也西山皆以是名矣余曰噫偉哉溪之遇願不奇哉古人曰爰其人者爰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及儲胥余不暇遠搜即以夔論其間穿沙灌漱抵石澗坻澆圃落坡或瀑也或報或沉也絕響得名號者不知凡幾也豈盡温屯混淖少

清涼芳美哉而茲溪獨擅榮名則以其人之足重也不然貪泉何貪焉而以貪名因人及溪而又因溪以及山及橋也溪之遇願不奇哉余乃仰而願俯而思徘徊良久喟然太息曰士亦有遇有不遇哉

清涼洞記 王嘉言

客有為吾談清涼洞者曰赤甲山畔瞿唐峽上懸崖絕壁有洞焉靜窈鴻濛冬煥而夏不受暑登茲覽峽中勝槩若步雲漢而出塵籠也余領之謀諸司理邢居告太史郭公選日而游將至則徑險不可輿遂相携步屨且

攀且憩數折乃至洞中徑愈仄危橫水缺垠上令善援者偃俛先進前後夾衛歌驅跼步震掉而入中可容千人項形盤旋左側碎石交接如砌非砌身健捷而能者

重修

墨妙亭記

可升至頂前臨險峻下視極深而崖相合中終一巖舟過若將龍穿窟左右環瞻則奇翠秀芳華西諸不如萬翔鳳舞呈羅雲通魚折卦分蛟蟠飲復狀類千百或獻深紅或露濃綠邈延遠狀熒々煌煌輔輔兀兀迭出互見無所隱避于是相頌誼笑深酌而忘日之入焉歸而流連于宵次者累日乃乘隙想像而記之

重修墨妙亭記 張維樞

墨妙亭者宋孫莘老守吳興日所構而東坡代為記者也東坡之記大要以莘老乘勞來之暇作為此亭日與賓客賦詩飲酒網羅前人賦詠數百篇并其刻畫尚存而僵我荒坡野草中者悉加搜集見莘老之能雍容自得也余以庚戌仲夏拜吳興符念是郡多名公褰帷之跡亦欲鞭磨鈍頑思得一當適直指駐部案牘旁午冠蓋舟車之集如肩摩也求若孫莘老時自適於風流嘯詠投壺飲酒之樂而不可得且俗巧而囂於華侈而喜

攀且憩數折乃至洞中徑愈仄危橫水缺垠上令善援者偃俛先進前後夾衛歌軀跼步震掉而入中可容千人項形盤旋左側碎石交接如砌非砌身健捷而能者可升至絕頂前臨險峽下視極深兩崖相合中終一絲舟過若游龍穿窟左右環睇則奇峯秀嶺華岳詭石如鸞翔鳳舞星羅雲逼龜折卦分蛇蟠獸寢狀類千百或獻深紅或露濃綠邇延遠映熒々煌煌鞞鞞兀兀迭出互見無所隱避于是相顧誼笑深酌而忘日之入焉歸而流連于胷次者累日乃乘隙想像而記之

重修墨妙亭記 張維樞

墨妙亭者宋孫莘老守吳興日所構而東坡代為記者也東坡之記大要以莘老乘勞來之暇作為此亭日與賓客賦詩飲酒網羅前人賦詠數百篇并其刻畫尚存而僵<sup>抄</sup>荒坡野草中者悉加搜集見莘老之能雍容自得也余以庚戌仲夏拜吳興符念是郡多名公褰帷之跡亦欲鞭磨鈍頑思得一當適直指駐部案牘旁午冠蓋舟車之集如肩摩也求若孫莘老時自適於風流嘯詠投壺飲酒之樂而不可得且俗巧而囂於華侈而喜

起大獄牙駟閉習豪長招權翼飛而澳下戶者鋒銳未  
易當也即山水清遠無恙而求東坡所稱寡求不爭其  
民足于漁稻蒲蓮之利而益不可得余蓋朝夕撫心焉  
時訪朱大復先生于玄樓山中得所謂水火交和治民  
猶治生之訣而洒然若有醒也用是滌煩寧念將一二  
體解漸次批解而幸劃然未至傷手也辛亥夏初退息  
之便登眺澄碧樓上見此亭附樓偏數楹傾欹幾難措  
撐余謂有樓無亭是失一巨臂也且前賢能觴咏以樂  
之羅集刻以光華之今聽其傾歌于榛藂芾草之間謂

蘓孫諸公往事何因悉索廩餼鳩工重新易其朽敗煥  
以高明橫檻覆甍中敞外曠近一月而工告竣用招康  
宋杜閻諸君合酌焉相與酣中而適情脫氛而解縛登  
樓放眼見弁峴諸峰蒼顏秀壁薄雲氣而帶暮景者已  
近在枕席之上及情闡意極逍遙亭中又覺方丈之池  
可以鑑百年之松可以陰雙石黯黹可以摩挲千畝青  
葱可以發響既不能如莘老之搜尋集刻羅列深簷而  
清韵芬芳于眾墨妙之致似去諸君與余懷袖不遠於  
是觴諸君盡醉而漫續為記以見吳興守之一派墨妙猶存也

黃鶴樓游記 張維樞

從臬司署後有山屹峙名曰蛇山高三千餘丈署中疊石兩層躡級而登堂廡爽曠可供觴讌由堂背振衣再陟見漢水如帶宮邸如雲烟火數萬家如星羅是為攬勝亭由亭左折道觀頗壯麗監司及諸僚佐藉祝釐焉每晨夕遠方香客乞靈擊鼓撞鐘喧若潮沸是為武當行宮由宮西行睥睨間則漢沔之雉堞鸚鵡之汀洲晴山龜山之羅供儼如列眉已觀高標峯巖重簷翼舒可睹雲物而驗灾祥者謠俗而稱明德是為黃鶴樓由樓

下行數十武廳榭枕江有崔左司白雲詩與唐宋元及我朝諸公之題詠碑記在再行數武空亭八面類清涼界循亭遞進百餘步居蛇山之巔廟祀純陽仙人麟薨碧瓦香烟不斷岸畔老棗數株枯槎古榦當是千餘物相傳山上多棗不寔一日結寔大如瓜太守命小吏往觀小吏啖之仙去遂亭焉郭美命宗伯歌行有安得繫之撲滿地飽食江城百萬家之句是為樓東之仙棗亭夫黃鶴由酤者顯載在裨官亭所為祀呂翁也乃覽圖經與唐閻伯理之記又云費禕登仙常駕黃鶴反憩此山

何也城郭廢興浮雲去來龜拱蛇列水湧壑奔即樓凡  
幾更而始重修于劉汪兩公伯玉中丞之樓碑可攷也  
費耶呂耶東耶鶴耶亭耶樓耶仙耶人耶崔之白雲耶  
太白之鳳凰臺耶從有無竅妙中都可渾然齊視乙卯  
秋仲余逐隊監試之後甫撤棘林陪劉左丞陶守王右  
丞柱明馬學憲荆陽邊高大叅啟塘為鶴樓遊是日天  
高氣清涼風薄體俱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之興  
相與開意四望覺烟波淡澄虹霞點綴若繡若碧若紫  
若朱幽草晚花虧蔽石屏漁舟釣艇晚泊水涯而七澤

三湘夏門大別諸勝似束于鄂漢間為茲樓所歷而扼  
其吭斯謂玄嶽之門戶斯為帝鄉馬公把余臂曰攬勝  
亭利內觀仙東清涼二亭利外觀若乃內外無碍可披  
被襟而當快哉之雄風也則斯樓為最王公又向劉高  
二公指曰攬勝亭山頂父老相傳為偽漢毅塚往其遺  
種尚有嚮空遙拜者予惟天下之平久矣當皇祖以六  
師下偽漢定楚宮闕地胙壯王出鎮寧一日而忘三戶  
且斯樓並晴川樓夾構鄂沔豈無遠意夫固謂鄂重地  
非有重崗外障所恃沔為輔耳今楚宮無恙鼎器幾歆



漢水嚙城晴川就圯果昔日分王而外戍沔之意乎矧  
皇祖不沼穀塚而搜勦其種類此恩與祝網何異今日  
四民所得耕讀漁釣游嘯斯樓而吾党亦獲乘此清暇  
登高臨水當雄風之遠來也非祖宗寬大之澤而休養  
涵煦之久且深寧及此劉公曰吾聞能出世者能經世  
前事將墜者後事之任先憂後樂乃范希文岳陽樓語  
也吾党交志焉其可遂書為遊黃鶴樓記

